

略论莱布尼茨哲学与现象学的关系

——从莱布尼茨到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桑 靖 宇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 向来被视为理性独断论代表的莱布尼茨哲学, 受到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大师的青睐, 这似乎出人意料之外。实则莱布尼茨的哲学是多维度的, 它的独特的直觉思想超越了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峙, 表现出现象学的意味, 而单子论则富有生存论的因素。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从各自的现象学立场出发, 对莱氏哲学进行了不同的阐发, 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作为莱布尼茨的思想是颇有裨益的。

关键词: 直觉; 现象学; 同一律; 充足理由律; 单子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79(2005)05-0096-07

—

自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来, 在人们的印象中莱布尼茨似乎一直是理性主义独断论的一个代表。确实, 莱布尼茨哲学中有着浓厚的逻辑主义的成分, 而他在智力上的超人的成就又加深了人们的这一信念。但是, 在一些现象学大师眼中莱布尼茨哲学却展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胡塞尔指出: “莱布尼茨的长处在于, 他在近代是第一个……认识了观念(Idee)便是在特有的观念直观(Ideenschau)中自身被给予统一性的人。人们可以说, 对于莱布尼茨来说, 作为自身被给予意识的直观是真理和真理意义的最终源泉。”^{[1](p.1174)} 海德格尔则试图在他的欲求、冲动概念中发现生存论的意图, 并认为“单子论作为对实体的实体性的解释规定了真实存在者的存在”。^{[2](p.72)} 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莱氏哲学的内涵, 及其与现象学的关系。

尽管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大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现象学意蕴多有说明, 但现象学首先是一种“返回到直接直观这个最初的来源, 回到由直接直观得来的对本质结构的洞察”^{[3](p.40)}的哲学方法。这是否本质地存在于莱布尼茨哲学思想中呢? 能在其著作中找到直接的文本依据吗? 胡塞尔、海德格尔对此大都点到即止、语焉不详。带着以上疑惑笔者仔细阅读了莱布尼茨的著作, 终于在《人类理智新论》中找到了答案: 莱布尼茨的独特的直觉理论确实洋溢着现象学的精神。

在《人类理智新论》中莱布尼茨把直觉知识分为两种: “由直觉所认识的原始的真理”

收稿日期: 2005-03-02

作者简介: 桑靖宇(1971—), 男, 江西九江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博士。

和派生的真理一样也有两种。它们或者是属于理性的真理之列，或者是属于事实的真理之列。……原始的理性真理是那样一些真理，我用一个一般的名称称之为同一的（*identiques*），因为它们似乎只是重复同一件事而丝毫没有交给我们什么。”^{[4] (pp. 411-412)} “总之可以一般地说，一切原始的理性真理都是直接的，这直接是属于一种观念的直接性（*immédiation d'idées*）。至于说到原始的事实真理，它们是一些内心的直接经验，这直接是属于一种感受的直接性（*immédiation de sentiment*）。而正是在这里，笛卡尔派或圣奥古斯丁的我思故我在，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思想的东西这条第一真理才适得其所。……由此可见，一切理性的或事实的原始真理都有这一共同点，即它们是不能用某种更确实可靠的东西来证明的。”^{[4] (p. 418)}

作为“不能用某种更确实可靠的东西来证明”的直觉知识其有效性自然是源于直接的自明性，其中原始的理性真理的自明性是“观念的直接性”，也就是简单的分析命题的同义反复性，它可以不假思索地被人们所觉察到。实际上，以往的唯理论者的直觉知识大都可被归于这种原始的理性真理。而原始的事实真理的提出则是莱布尼茨超越近代的直觉学说的地方，这种原始的事实真理不是同义反复的分析命题（至少对于人的有限的心智而言不是），而是具有某种直接的先验性，可见莱布尼茨已先于康德以一种不十分明显的方式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的问题。莱布尼茨把“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归因于“感受的直接性”，这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的精神是颇为一致的，这使得在他那里没有康德的“先验幻想”的问题，他的哲学体系正是本原地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由此出发，胡塞尔以下的话也就不显得突兀了：“人们可以说，对于莱布尼茨来说，作为自身被给予意识的直观是真理和真理意义的最终源泉。所以对他来说，任何在纯粹明证性中被观察到的一般真理都具有绝对的意义。”^{[1] (p. 1174)}

莱布尼茨的两种直觉所认识的原始的真理实际上以天赋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莱布尼茨的天赋观念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以单子概念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处于最高层，其次是以“爱”为核心的伦理学，再次是逻辑学、数学等。形而上学、伦理学与逻辑学和数学这些形式的科学不同，它们是有实质内容的，是与存在相关的，莱布尼茨严格地将这两种知识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属于充足理由律范围内的，后者则是从属于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把握这两种知识的直觉能力当然也是不同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天赋观念是那种实质直觉所把握的，而逻辑学和几何学则是为形式直觉所把握的（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将与原始的理性真理和原始的事实真理这两种直觉知识相对应的两种直觉能力称为形式直觉和实质直觉）。从沃尔夫到罗素的不少注释家试图从莱布尼茨的形式逻辑矛盾律推演出其形而上学，这显然是没有认识到这两种直觉的本质的不同。

众所周知，莱布尼茨认为经验的助缘对于天赋观念的把握是必不可少的。为形式直觉所把握的几何学、数学的公理是基于矛盾律的，是一些同义反复的命题，其依据是概念的自命性，经验的助缘对于它们而言是非本质的；为实质的直觉所把握的伦理学的、形而上学的天赋观念因为是与存在相关的，与感性经验的联系要密切得多，经验的助缘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经验的助缘在此的作用是颇为微妙的，一方面，作为本质认识的变形，感性经验与先验的本质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莱布尼茨认为每一种感受都是对一种真理的混乱知觉），借助于某种类型的经验的助缘得以使散漫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以关注于天赋观念。另一方面，感性经验毕竟不是本质认识，这就需要某种胡塞尔所说的“目光的转换”以超越感性经验达到天赋观念。

相比较而言，伦理学的天赋观念更容易被直观到，莱布尼茨说道：“因为道德比算术更重要，所以上帝给了人那些本能，使人得以立即并且不必经过推理就能处理理性所要求的那

些事。》^{[4] (p 59)} 与其他的天赋观念的潜在性不同，道德是以一种显现的方式、本能的方式存在的，表现为“爱”，是对盲目追求感官享受的经验自我的还原和悬置。这种“爱”当然不是在书斋中进行抽象的冥想的结果，而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显露出来的，与感性经验、生活体验是不可脱离的。

形而上学天赋观念不是通过感性经验或思维经验为助缘能简单地直接把握的，而是在道德经验中被直观到的。对此莱布尼茨说道：“天赋的公则只有通过人们给予注意才会显现出来；但这些人却很少有这种注意力，或者是只有对完全别样事物的注意力。他们几乎只想到身体上的需要；而超然的思想则是以更高尚的关心为代价，这是合理的。”^{[4] (pp 55-56)} “天赋的观念和真理是不会被抹去的，但它们在所有的人（像他们现在那样）之中，都被他们趋于肉体需要的倾向，尤其常见的是被无端发生的坏习惯弄胡涂了。这种内在之光的标志，如果不是感官的混乱知觉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是会在理智中永远明亮，并且会给意志以热量的。这就是圣经也和古代及近代的哲学家一样常谈到的那种战斗。”^{[4] (p 69)} 由此可知，在莱布尼茨那里，对天赋观念尤其是形而上学的天赋观念的直观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对人的感官欲望作不懈的艰苦斗争，只有在将其折服之后，天赋之物才会像暴雨之后的彩虹一样显现出来，从而被直观到。这种思维方式颇容易使人联想到舍勒的“情感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

莱布尼茨的实质直觉与神秘主义者的排斥理性表达的神秘洞见是有所不同的，它是可以通过逻辑来阐发的。当然，这种逻辑并非同义反复矛盾律的形式逻辑，而是有着具体内容的、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形而上学的逻辑”（*metaphysical logic*）。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的逻辑与传统形式逻辑是大异其趣的，他指出以往哲学特别是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的唯理论将矛盾原则应用于哲学的结果是使形而上学成了没有根基的抽象之物，而“充足理由原则……改变了形而上学的状况，形而上学利用它们已变成实在的和推理证明的（*demonstrative*）了，反之，在过去它几乎只是由一些空洞的词语构成的”。^{[5] (p 39)} 他并未像康德、黑格尔或胡塞尔那样提出一套崭新的逻辑，这也许是日理万机的他所不能胜任的。但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这种形而上学的逻辑是力图把直观与逻辑、知识与生存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绝非是纯数学演绎的形式逻辑，而是洋溢着诗意的、隐喻的色彩，其语言之根紧紧地扎根在生存体验的沃土上，力图将丰富和谐、生机盎然的生命体验通过逻辑、理性揭示出来。莱布尼茨在论述其哲学核心问题上常常情不自禁地运用隐喻来言说，例如“内在之光”、“自然之光”、“活的镜子”、“连续的闪耀”、“明亮的闪电”等，这些隐喻与其逻辑推演是密不可分的。意大利现象学家克利斯丁的一段论述莱布尼茨的语言的话很好地反映了其充足理由律的逻辑的特性，他说道：“尽管为科学所影响并直接对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莱布尼茨的语言既非望远镜的语言，也非显微镜的语言，类似于揭示、显示、表明和谐的机体的语言，是显现单子和现象系列的语言，是单子论的语言，是作为宇宙的活的镜子的单子的语言，……它是转变、连续的语言，它是这种语言，只是在其准备阶段用数学的工具和概念来研究微观和宏观，以为了在后来达到关系的语言，单子、现象、绝对存在的结合的语言。”^{[6] (p 79)}

总之，莱布尼茨的实质直觉理论所蕴含的现象学意味是非常明显的，其哲学在本真的意义上是建立在这种直觉理论之上的。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他本人并未将这种思想彻底贯穿下来，反而有着浓厚的逻辑主义的色彩。限于篇幅，不可能在此对这些详加论述，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莱布尼茨哲学思想对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影响吧。

胡塞尔认为哲学要成为严格的科学就必须建立在绝对的被给与的基础之上，摆脱似是而非的玄想，哲学的每一个步骤都要在自明性的直观中进行，这就是他的现象学方法。他的这种现象学方法可粗略地分成两个部分：即现象学还原和本质直观。现象学还原又称为悬置，它要求将一切非绝对给与的东西放到括弧内存而不论，从而还原到自明性的现象学经验中。这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颇有类似之处，但胡塞尔认为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还不彻底、纯粹，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他认为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剩余物“我思故我在”并没有达到纯粹的自明性，“我思”作为实体是在绝对被给与的领域之外的，是以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对立为前提的，他的“我”仍是处于物质世界之中的经验自我，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还原。第二，由于笛卡尔的“我思”是不纯粹的，因而他没有发现作为现象学经验的根本结构——意向性，他的自我似乎可以孤零零地、自在地存在。在胡塞尔看来这违反了意识活动和意识对象不可分割的现象学事实。实际上，莱布尼茨对笛卡尔的批判与胡塞尔的以上思想表现出某种令人惊讶的类似，莱布尼茨认为笛卡尔的以主客对立为根本特征的自我不能成为真正的本体论，从而建立起了以超越主客对立、前自我的微知觉为本质规定的单子论，以超越笛卡尔的多元分立，使精神成为真正的本体（参见莱布尼茨《单子论》第十四条）。莱布尼茨也注意到了精神的意向性结构，并赋予其核心的地位，针对笛卡尔只强调“我思”，他指出：“不仅我思想对我来说是直接的明明白白的，而且我有不同的思想，以及有时我想着 A，有时我想着 B，如此等等，也都对我来说是完全一样明明白白的。”^{[4] (p. 160)}在其欲求、知觉学说中这种意向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此，胡塞尔称他天才地预见到了意向性理论。

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本质直观学说，现象学还原所得到的绝对被给予性只是一个个别现象，现象学要成为科学必须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就需要本质直观。本质直观是在现象学还原的个别直观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一种“目光的转换”，意向活动离开个别现象而指向一般之物。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学说与以往的包括莱布尼茨在内的直观学说相比有了重大的突破，这表现为两方面，第一，以往的直观往往表现出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性，就像是突如其来的灵感一样。而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则具有严格的可操作性、可重复性。第二，以往的直观通常是在哲学的核心部分或某些方面起作用，而胡塞尔则严格要求哲学思维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在绝对自明性的直观中进行，以保证其确定性。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比较起来，莱布尼茨的直觉思想当然还是处于一种原始的萌芽状态，但他们之间仍有着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力图把握一种具体的、非符号的先验的本质，莱布尼茨的直观非常强调经验的助缘的作用，这与胡塞尔将本质直观建立在个体直观之上是相通的。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他们都对科学和逻辑问题非常关注，但他们却存在着某种气质上的差异，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书斋似的对繁华尘世的漠视和超然，而莱布尼茨的直觉理论则充满了生命的冲动和道德的热情。（海德格尔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因而他对莱布尼茨的思想进行了某种生存论的阐发。详见下一小节。）

总之，正是由于莱布尼茨思想中隐含着丰富的现象学因素（意向性、直接把握本质、经验的助缘等），胡塞尔始终对他保持着敬意，对他的思想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莱布尼茨在近代哲学中是“第一个认识了观念（Idee）便是在特有的观念直观（Ideenschau）中自身被给予的统一性的人”，显然，胡塞尔是把莱布尼茨作为现象学的先驱者来看待的。

胡塞尔与莱布尼茨的密切关系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后期的现象学对莱布尼茨单子论的直接

援引中。自 1907 年起胡塞尔将意向性概念与构造思想结合起来，认为意识活动不仅指向意识对象，而且在自身中将之构造出来，这样他就实现了从描述现象学向先验现象学的转变。胡塞尔将这种作为纯粹主体性的意识活动称为先验自我，它显然不同于笛卡尔的“我思”，它是处于主客对立之先的，胡塞尔直接将这种先验自我称作单子，他显然是看中了莱布尼茨的单子的超越主客对立、非统觉的特性，并沿着费希特的道路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作了先验唯心论的解释。

此外当胡塞尔为了克服唯我论而提出“交互主体间性”的概念时，也直接援引了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的思想。他指出：“（客观世界）本质上则是与本身的在无限敞开的观念性中构造出来的交互主体间性相关的，而这种交互主体间性的诸个别主体又是借助于相互协调一致的构造系统而得以形成的。因此，一种单子的‘和谐’（Harmonie），及恰好是那种在诸单个的单子中的和谐的构造，因而也是在个别的持续发生中的一种和谐的构造，本质上就属于客观世界的构造。”^{[7] (pp. 147-148)}胡塞尔认为每一个先验自我都独立地在自身中构造出自然事物和他人，只是由于这种先验的构造活动存在着一种“前定和谐”，一个共同的客观世界才成为可能，他又将这种处于交互主体间性的先验自我称为“单子共同体”。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胡塞尔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的整个单子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预测之一”。^{[1] (p. 1172)}并明确指出：“通向一种在最高意义上得到最终奠基的认识的必然道路，或者说，通向一种哲学认识的道路，也是通向一种普遍的自身认识的道路，且首先是通向一种单子的认识，然后是通向一种单子间的认识的必然道路。”^{[7] (p. 214)}

胡塞尔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的这种先验现象学的解释无疑是极有价值的，但这并非不可怀疑的定论，海德格尔就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对单子论作出了全新的阐发。

三

海德格尔早期力图从生存论的角度对莱布尼茨哲学进行阐发，从现有的资料上看这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以及著作集《路标》所收录的《最后一次马堡讲座节选》一文中。在该文的开始他开宗明义地说道：“这个讲座……端出了一个任务：尝试作一种对莱布尼茨的辨析。当时，指导这个意图的，乃是对人的绽出的‘在世界中存在’的考察，而这种考察是根据存在问题的洞见来进行的。”^{[8] (p. 89)}可见，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那种先验唯心论的解释截然不同，他力图在莱布尼茨哲学中发掘生存论的成分。海德格尔这方面的相关思想可简要地分为以下两方面：

第一，海德格尔认为莱布尼茨单子论的本真意图是从主体性出发探讨存在者的存在问题。他说道：“单子论意在说明存在者之存在。因此就必须从某种获得一个典范的存在理念。……恰恰我们自己的存在纠缠着我们。所以，撇开其他原因不谈，追问者本己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指导线索，在单子论的纲要中情形亦然。”^{[8] (p. 96)}他认为莱布尼茨以一种粗糙的、有待进一步澄清的方式触及到了《存在与时间》的主题——从主体出发追问存在者的存在。“莱布尼茨说道：‘如果我们本身不是存在者，不能在自身中发现存在，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拥有存在的观念。’没有存在的观念我们不能是我们所是，即存在的理解对此在是构成性的。我们自身是存在观念的源泉，但这个源泉应被理解为此在的首要的超越，这就是从主体得出存在观念的涵义。仅仅就主体是某种超越的东西而言，存在的理解才属于主体。”^{[9] (p. 88)}海德格尔认为，莱布尼茨的单子的本质规定——欲求正是体现了主体的超越性，而且这种超越性是在独一无二的个体中进行的。这与《存在与时间》的通过“向死而在”的超越而获得

本真的个体性以领悟存在的思想有某种相通之处。海德格尔继续评论道：“通过求助于主体，莱氏提出和解决了存在问题。在莱布尼茨及其前辈和后继者那里，这种对自我的求助仍是含糊不清的，这是因为‘我’自身并没有在它的本质结构及其特殊的存在方式上被理解。这就是为什么莱布尼茨给人这种印象：对存在者的单子论式的解释仅仅是拟人说和万物有灵论。但莱布尼茨不应该被这样肤浅地对待，他企图给这种类比以哲学上的说明：‘因为事物的本性是一致的，我们的本性不可能与宇宙中的其他实体完全不同。’这种解释是一种一般的本体论原则，它自身还需要证据。”^{[9] (p 88)} 总之，海德格尔认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不应该被视作是拟人说和万物有灵论，而是试图从主体出发探索存在者的存在的尝试。

第二，海德格尔认为莱布尼茨的单子不是像胡塞尔所说的孤零零的、构造世界的主体，而是与世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在世界中的存在。这从前面所引用的《最后一次马堡讲座节选》的开场白中就可明显地看出来。海德格尔认为，莱布尼茨的欲求作为冲动是单子的统一性的根源，“如果冲动被认为是赋予统一，那么它自身必须是单纯的，没有部分。如果实体是单纯的统一，那么必须已经有多样性的东西被它统一，统一的东西本质上必然与多样性有关联”。^{[9] (p 89)} 即单子的一不能与多相分离，是多中之一，“就冲动是原始的统一而言，它必须已经先于任何可能的多样性，必须能够处理每一种可能的多样性，即它必须已经超越和克服了多样性。因此，冲动必须在其自身携带着多样性，并允许它在冲动中诞生，这就是冲动的‘世界’特性。多样性在冲动中有其根源”。^{[9] (p 91)} 因而单子是不能脱离世界而存在的，是世界的“活的镜子”。在《最后一次马堡讲座节选》中海德格尔指出：“由于每一个单子都以其向来特定的方式是世界——只要它呈现着这个世界——故每一种欲望都与宇宙一道处于 consensus [一致] 中。根据每一种表象着的欲望与宇宙的这种一致性，诸单子本身在自身中间也处于一种联系中。在关于表象着的、倾向于过渡的欲望的单子的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事情，即：世界向来在一种透视的折射中规属于单子，因此，作为欲望的统一体，一切单子自始都以存在者之大全 (A 11) 的先定和谐为定向，这就是：harmonia praestabilita [先定和谐]”。^{[8] (p 114)} 即单子与世界、以及单子之间是共在的，处于难分彼此的“前定和谐”之中。

我们知道，胡塞尔以及传统的对单子论的先验唯心论的解释的主要根据之一是“单子是没窗子的”，因而单子是在自身中构造世界的孤独的主体。海德格尔对此提出了两点反驳：其一，“每个单子都是宇宙的观点，单子之间是和谐的。因而单子没有窗户，因为它们不需要”。^{[9] (p 99)} 即单子本身就与世界水乳交融，难分彼此，因而不需要供外物进出的窗户。其二，海德格尔还认为“单子无窗户”表明单子的欲求是绝对自主的，而非来自外界的推动。“没有一个实体能够给予其他实体以欲望，即它们的本质要素。……一个实体与其他实体的关系唯一地是限定的关系，因而就是一种否定的关系”。^{[8] (p 94)}

总之，在这一时期海德格尔努力发掘莱布尼茨思想中的生存论的意味，对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视之为自己的思想先驱之一。在《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他更是以莱布尼茨的逻辑学为典范，探求一种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上的、融生存体验与理性表达于一炉的形而上学的逻辑，以摆脱空洞的形式逻辑的束缚。然而，随着他的哲学思想的转变，他放弃了早期的从主体追问存在的道路，转向到存在的自身显现，这时他对莱布尼茨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在高度重视的同时伴随着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这集中体现在 1957 年出版的《理由律》一书中。

海德格尔认为，理由律，即没有什么是无理由的，可说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

人们对之熟视无睹，在西方思想史上从公元前 6 世纪的古希腊开始竟花了 2300 年才由莱布尼茨在 17 世纪将之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提出来。海德格尔认为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理由律的长久的潜伏期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认为莱布尼茨以及所有的近代思想家都是追随笛卡尔的，将人视作是把世界作为客体来表象的主体，理由律在此起着关键的作用，“当表象的关联的理由被指回到——和明白提供给——自我时，被表象者才首次被明确地建立为客体，即表象者的主体的客体。”^{[10] (p 119)} 即正是理由律向被表象者索取理由的要求使得主体、客体真正成立起来。理由律之所以又被称作充足理由律，是因为它对这种理由的要求是强烈的、全面的，因而主、客体的分化和对立也就越发显得突出。海德格尔指出：“在历史上以一种潜在而不彰著的方式，莱布尼茨不仅决定了近代逻辑发展成逻辑主义和思想机器 (thinking machine)，不仅决定了在德国唯心论哲学及其后继者中的对主体的主体性的更激进的解释，莱布尼茨的思想还支撑和铸造了我们所说的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基本趋势。……只有通过回顾莱布尼茨所思想的，我们才能看清现时代——即一个被称作原子时代的时代——是一个完全被充足理由律所统治的时代。对所有表象提供充足理由的要求在今天以‘原子’和‘原子能’的名义说话。”^{[10] (p 33)} 海德格尔认为正是莱布尼茨的主张主客分立的充足理由律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危机，人们只知贪婪地向自然索取理由，以便将之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完全遗忘了存在本身。

海德格尔主张抛弃传统的看待充足理由律的态度，去倾听它的弦外之音。他认为，对于充足理由律，即没有什么是无理由的，人们通常只注重“理由”一词，这就导致了向外索取理由的计算的思维方式，而实际上为人所忽视的系词“是”才是理由律的基调所在。这样充足理由律就从关于存在者的原则转换为存在的原则，它所诉说的是“存在就是理由”，海德格尔将这种不同于向外索取理由的计算而是转向存在本身的思想方式称为沉思。他认为只有在沉思中以一种泰然任之的态度回到存在本身，才能克服现代技术所造成的深重危机。

通过以上简要的论述可知此时海德格尔对莱布尼茨的解释与他早期的阐发大相径庭，不少地方甚至正好相反。他早期认为莱布尼茨的单子是一种“在世界中存在”，其逻辑学不是传统的形式逻辑而是有具体内容的哲学逻辑，到了后期他却转而认为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造成了主客分立，使人成为向客体索要理由的贪婪的主体，并造成了现代技术的危机。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海德格尔的这种态度的变化是试图更深入、更方便地阐发现代技术问题，然而这对于莱布尼茨本人是不公正的。由前可知，莱布尼茨本人是明确地反对笛卡尔的主客分立学说的，他的单子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就是要克服这种主客之间的尖锐的冲突，因而海德格尔后期对莱布尼茨充足理由律的解释应该说是某种程度的“误读”。笔者认为莱布尼茨充足理由律所蕴含的真正意味恰恰是要克服主客对立的思想根源——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将逻辑建立在直观的生存体验之上，使直观和理性统一起来。实际上海德格尔本人早期也是持这种类似的观点的。

针对海德格尔后期的批评，克里斯丁为莱布尼茨进行了热情的辩护，他指出：“莱布尼茨对‘思想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完全在计算的范围内，而是计算和沉思（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的结合，在深刻性上大概只有希腊思想的黎明时期可与之媲美。如果我们遵循莱布尼茨哲学构想的准确路线，可以发现一些接近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思想’ (Seinsdenken) 的证据。从理论的观点看，在这一方向上的首先的和最重要的步骤是莱布尼茨对笛卡尔的思想 (cogito) 的孤立的拒斥。莱布尼茨用主体和客体间的相互关联取代了笛卡尔哲学

(下转第 110 页)

实践的基础主义的合法性，维特根斯坦仅把它作为一种先验的预设（即武断）。

我们主张用语境主义对怀疑主义进行解释，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有意义的怀疑仅在日常语境中才是合理的，哲学的怀疑在哲学的语境中也是合法的。怀疑主义的怀疑不是绝对无意义的，在某些语境如日常语境下是无意义的，在某些语境如怀疑主义语境下却是有意义的。怀疑主义不是绝对错误的，在低知识的标准下是错误的；在高知识的标准下则是正确的。（责任编辑 唐忠毛）

参考文献:

- [1] J°保根. 维特根斯坦和怀疑主义 [J] . 哲学译丛, 1994 (6) .
- [2] Ludwig Wittgenstein. On Certainty [M] . D. Paul and G. E. M. Anscombe (trans.), G. E. M. Anscombe and G. H. von Wright (eds.) .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9
- [3]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M] . D. F. Pears & B. F. McGuinnes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 1974.
- [4]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 . G. E. M. Anscombe (trans.) . ,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7

（上接第 102 页）

的核心思想: 思维实体与广延实体的严格区分。个体的思维实体与偶性相关联, 形成了单子—偶性结构, 这超越了那时的所有的科学的、理性的思想, 将我们带回到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希腊思想家的本体论的融合。因而思维的实体不仅不与其自身相隔离, 甚至与超越的客体性相关联。莱布尼茨沿这条道路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认为‘思维自身’与‘思维对象’互相归属; 他甚至将这种关系描绘为‘互为本原’ (co-originality), 这表明了前苏格拉底 (特别是巴门尼的) 主体的本体论的再发现, 这后来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完整的发展。”^{[4] (p 89)}

很显然, 克里斯丁认为莱布尼茨的思想并不像海德格尔本人所认为的那样与其后期思想相对立, 而是存在着类似之处的。笔者以为, 不管莱布尼茨与后期海德格尔的真实关系到底是怎样, 把莱布尼茨作为现代技术危机的罪魁祸首的观点是有失公允的, 我们倒是可以这样说, 莱布尼茨的直觉理论所展现的爱与和谐的思想对于身心交疲的现代人不管是一剂良药。

（责任编辑 唐忠毛）

参考文献:

- [1] [德] 胡塞尔. 倪梁康编选. 胡塞尔选集 [M] . 上海: 三联书店, 1997
- [2] [德] Heidegger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of logic [M] . translated by Michael Heim, Bloomington 1978
- [3] [美] 施皮格伯格. 王炳文 张金言译. 现象学运动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4] [德] 莱布尼茨. 陈修斋译. 人类理智新论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5] [德] 莱布尼茨. 祖庆年译. 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 [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6] [意] Crisin. Heidegger and Leibniz; Reason and Path [M] . translated by Gerald Parks, Dordrecht 1998.
- [7] [德] 胡塞尔. 张廷国译. 笛卡尔的沉思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8] [德] 海德格尔. 孙周兴译. 路标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9] [德] Heidegger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of logic [M] . translated by Michael Heim, Bloomington 1978
- [10] [德] Heidegger.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M] . translated by Reginald Lilly, Bbomington. 1991.

Keywords: American immigrant, Amish, diverse culture, modernizat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Current Western Theory of “Ethnic Group” (by YE Jiang)

Abstract: It is basically accepted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that the so-called “ethnic group” is a named human community possessing common myths of ancestry and common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culture. Although some of Western scholars once generally treated the “ethnic group” as a sub-community in a larger society, more Western scholars agree to the argument that the “ethnic group” may also be a dominant or majority human community. Thus it will be quite correct to use “minority ethnic group” to translate the Chinese term, “*shaoshu minzu*”.

Keywords: ethnic group, minority ethnic group, nation, theory of ethnicity and nation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Status of Ethnic Groups in New York City

(by LIN Guang)

Abstract: New York is a typical immigrant city, and every immigrant group has made more or less contributions to its expansions. “A Survey of New York’s Ethnic Groups in 1992” has proven that the Jewish descendants have the greatest effects upon the city’s development, while the Spanish influence is the least.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tatus of an ethnic group is determined by its awareness of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economic position and public influence.

Keywords: New York, immigrant, status of an ethnic group

Leibniz’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y——From Leibniz to Husserl and Heidegger

(by SANG Jing-yu)

Abstract: It is seemingly unexpected that Leibniz’s philosophy, which is always regarded as a model of rationalistic dogmatism, is paid great attention by phenomenologists such as Husserl and Heidegger. In fact Leibniz’s philosophy is multi-dimensional. His theory of intuition goes beyon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rationalism and empiricism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 his monadology has elements of existentialism. Husserl and Heidegger, from their own phenomenological viewpoints, giv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to his philosophy. It is helpful for us to study their relations so as to reconsider Leibniz’s thoughts.

Keywords: intuition, phenomenology, Leibniz

Wittgenstein’s Discourse on Meaningful Doubt——The Skeptical Idea in *On Certainty*

(by CAO Jian-bo)

Abstract: *On Certainty*, a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of Wittgenstein’s late years, includes abundant thought of doubt. In it he holds that skeptical doubt is neither genuine nor meaningful, for it is short of a found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 and far away from the ordinary language game. It cannot build up relations of doubt and human activities, and completely overlooks and even denies those positive and unsuspecting elements of reasonable doubt. Wittgenstein’s idea of doubt is theoretically based on practical foundationalism.

Keywords: Wittgenstein, meaningful doubt, skepticism, practical foundationalism